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垄断与发展：
世界政治的根本矛盾与演化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大变局

本期作者：姚中秋

主编：杨光斌

总第二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垄断与发展：
世界政治的根本矛盾与演化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大变局

姚中秋

一、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现代世界基本矛盾之初步形成.....7

二、 屠龙少年成恶少：德美等国的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13

三、 另辟蹊径：列宁创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5

四、 中国式现代化：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解决方案.....37

五、 结语.....47

阅读提示

现代世界政治之根本矛盾是垄断与发展：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手段维护其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后发民族则寻求自主发展，为此竭力打破垄断。两者间的斗争贯穿过去两百年的世界历史。

古今之变，关键在于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工业化。各种历史条件辐辏，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资本主义逻辑又推动英国利用其工业化生产力优势及以之为基础的军事优势，构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获取垄断利益。其他民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产生“工业化意志”，核心是“工业化（发展）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

这就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后发民族——主要是其中具有自主发展意志的群体——决意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发展；英国则通过体系化支配力量，竭力维持自身对于先进工业化生产力的垄断。两者在不同维度上展开斗争，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上的斗争，也包括政治、军事上的斗争。这个斗争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变化。

以德国、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近距离地感受到英国优势的巨大压力，乃起而进行反抗，通过系统实施英国曾经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国家自主发展。但与英国一样，资本主义逻辑推动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时转向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得到极大

加强，得以全面控制整个世界，并将其支配权伸入各民族内部。

基于这些事实，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帝国主义论、民族自决论、殖民地解放理论。它明确指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这就形成了新的世界根本矛盾：“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是“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矛盾成为整个世界的基本和首要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与在此前提下的国家自主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议题。

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配，后发民族再也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了，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了绝对的历史必然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则为此创造了条件。列宁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并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为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开辟了道路。

列宁的另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从理论上确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世界政治主体地位，并通过建立共产国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到通往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进程中。中共二大接受列宁主义，确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把反帝确立为首要根本任务；列宁式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化机制也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机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念坚定推动工业化。

经过七十年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从而从根基处撼动了西方霸权，也就第一次现实地打开了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大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努力，将推动人类进入新历史阶段和新文明形态。

垄断与发展：世界政治的根本矛盾与演化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大变局

姚中秋

关键词： 工业化 世界政治 根本矛盾 垄断 自主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作 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正从根本上撼动世界格局。美国曾一度极力宣扬历史终结论，给全世界布道自由民主、自由市场与法治。而今，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这些旗帜被一一扔到地上践踏，从特朗普到拜登，接连出台一系列法律、政策，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构筑“小院高墙”。美国政府也从不掩饰其目的：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保持自己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1]

[1]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次明确表示，美国将采取各种制裁措施，“确保中国无法获得我们最先进的芯片、人工智能、量子和其他技术”（《雷蒙多鼓吹：中国科技进步之际，国家安全比商业利益更重要》，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5_09_734185.shtml）；《世界的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这种做法提供了理论包装：“当你们只是向我们兜售浅层产品（shallow goods）时，我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政治制度。但如果你想卖给我深层产品（deep goods），如果你想让我用华为接电话，价值观的差异很重要。”（《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你想让我用华为，价值观的差异就变得很重要》，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TuoMaSi-FuLiDeMan/2021_04_07_586521_2.shtml）。

中美斗争新态势清楚展示了现代世界结构化及其演变的底层逻辑。现代世界结构化的推动力量是什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说是大国权力的转移，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论者说是世界的西方化，历史终结论者说是自由主义化或者民主化，理性主义者说是理性化或现代化，人文主义者说是文明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根本。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实践方法转化为认识方法。依据辩证法，认识一个时代，关键是分析其内在基本矛盾；把握时代变化趋势，关键是考察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斗争态势；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和根本矛盾。据此我们认为，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少数国家垄断先进的工业化生产力，广大后发民族不甘落后，积极谋求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发展，为此与先发者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笼罩、支配各国内部与世界层面所有其他矛盾，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形态，形成不同阵线，以不同方式展开斗争。斗争的成败，造成国家之兴衰，推动世界格局发展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从而直接地、现实地解决着现代世界的根本矛盾，推动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一、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现代世界基本矛盾之初步形成

要准确认识现代世界的构造与运转逻辑，就得回到它的源头——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方法。现代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古今之变，关键何在？在于工业化，在于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出现。 它最早出现在英国，但英国是通过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逻辑推动先进生产力发生“异化”，也就形成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后发者谋求发展、先发者竭力垄断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人类文明的两次革命性突破都是生产力革命性变化的产物。七八千年前，亚欧大陆若干地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农业革命，由此出现生产剩余，为城市、宗教、国家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这些现象共同构成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工业革命是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它推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何以率先爆发于英国？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我们不想卷入其中。[1]对于本文的任务即认识现代世界的性质、结构与运转逻辑来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实本身：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发生了，并带来一系列深刻、全面的变化。

[1] 简单的综述可见严鹏、陈文佳：《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在英国内部，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19 世纪初中期，英国初步完成工业革命，社会各领域随之重构：城市化，交通便利化，教育普及化，书籍、媒体大众化，现代意识形态涌现，竞争性政党制度形成等等。这就形成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其全部标志性要素均为工业化的直接或间接产物。[1]比如理性化，韦伯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根本属性，但它与新教伦理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

这场生产力革命也塑造了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逐渐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纳入其中。但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不是“平”的，而是等级性、支配性的，也就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

1800 年以前，全球并存多个区域性世界体系：明清中国主导的东亚天下秩序，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伊朗帝国相互竞争的伊斯兰世界体系，自成一体的俄罗斯帝国，西欧各国主导的大西洋世界体系。这几个区域性世界体系的力量对比尚算均衡，西欧并无突出之处。不过，从事后看，西欧主导的大西洋世界体系确实出现了一些全新因素，它们持续发育，最终颠覆了古代世界的权力格局。

在欧洲，贸易远征、殖民具有悠久传统。奥斯曼帝国兴起，垄断东西方贸易，推动意大利城市充裕的

[1]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资本与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西班牙的政治力量结合，组织贸易远征者“下东洋”。但在印太贸易圈，他们是后来者，尤其是遇到具有一定组织化的民族，无从进行大规模征服，自身也缺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资源，于是转而向西远征。美洲土著的政治组织化水平很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将其轻易征服，持续拓殖，其他西欧民族陆续加入，美洲最终完全沦为西欧的殖民地。

以暴力开路且持续作为后盾，西欧宗主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形成了等级性的分工、交换网络，沃勒斯坦称之为“大西洋世界体系”，它由中心、半边缘与边缘三个地带构成。[1]布罗代尔称之为“大西洋经济世界”，由腹心地区、中间地区和边远地区构成。[2]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这种资本主义以暴力开路，并借助暴力构建强制性劳动制度，对外来移民、黑人奴隶进行系统的超经济剥削，故为“战争资本主义”[4]。同样是在这一世界体系中，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快速推进。蒂利说过一句名言，

[1] 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2]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刻》，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860-861 页。
[4] [美]斯文 • 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

概括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但这里的战争不止发生在欧洲大陆，更为重要的是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海上战争。这种战争塑造的国家，在性质和形态上全然有别于亚欧大陆上的历史性国家，如马克思所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 17 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西欧的现代国家构建与海外殖民帝国的构建交织并行的，形成国家—帝国复合体，两者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国家为体，海洋殖民帝国为用。历史社会学普遍忽视了西欧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海洋殖民帝国维度，这却正是造成中西“大分流”之关键因素。

战争资本主义与国家—帝国复合体的深度纠缠，催生了大西洋世界体系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国家以暴力为后盾，自觉地建立和维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垄断权，既有政府授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拓殖或者贸易的垄断权，又有更高层次上的国家的整体垄断；主要涉及贸易的垄断，但制成品垄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 861 页。

既有市场的垄断，也有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各国之间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围绕垄断权展开的。通过错综复杂的垄断体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英国是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通过国家法令，确保自身制成品生产、航运、贸易、货币金融在美洲、印度、非洲等地殖民地的垄断，殖民地则被限定于从事初级产品生产。

西欧支配着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不平等交换的世界体系，这是欧亚大陆其他古代文明所没有的，英国在这方面独占先机，工业革命的经济技术条件也就逐渐被创造出来：垄断和强制劳动带来的超经济利润，创造了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航运垄断、海军建设推动了技术突破，殖民地市场的需求驱动企业进行组织、技术等方面的改进，等等。到 19 世纪初中期，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生产力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突破，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伟大进步。

但是，英国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工业革命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1]，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同时，英国是通过重商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实现工业革命的，重商主义必然把新兴生产力优势转化为征服、支配的能力。于是，新生的革命性生产力发生了异化，转化为英国进行全球范围征服、支配的工具。英国凭借工业化生产力的先发优势，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各国市场上逐渐确立优势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997 页。

地位；通过对欧亚大陆众多历史性国家的战争，对非洲的征服，建立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体系。这样，大西洋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全球，一个更为完整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被陆续纳入其中。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支配性的世界体系，英国居于霸主地位，首先是拥有明显的生产力优势和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以这两者为基础又拥有意识形态优势和政治优势。归根到底，英国的霸主地位是以先进生产力优势为基础的，英国统治集团对此十分清楚，因而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本国在工业化先进生产力方面的垄断地位。

但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与英国打交道并处于下风的其他民族很快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最早与英国人打交道的林则徐、魏源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力量在于“坚船利炮”，坚船利炮来自于英国的先进制造业，因此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此即“工业化意志”或“发展意志”。这一意志必然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此即工业化政治，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生态。工业化政治的中心环节是现代国家构建，此即工业化（发展）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这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英国完成工业化并凭借工业化优势构建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把推动工业化变成现代世界政治普遍的、根本的议题，所有民族、国家都卷入谋求发展、追求富强的大潮。

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就蕴含在这一大潮中。后发民族——当然主要是其中具有自主发展意志的群体——决意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发展，英国则通过体系化支配力量，竭力维持自身对于先进工业化生产力的垄断，为此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后发者谋求发展的努力，比如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动建立自由贸易体制，强制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采用“值百抽五”的低进口关税率等等。后发者起而反抗这些垄断措施。两者在不同维度上展开斗争，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上的斗争，也包括政治、军事上的斗争。这个斗争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变化。

二、屠龙少年成恶少：德美等国的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

与英国同在大西洋世界体系的欧美各国，近距离地、因而最早全面地感受到英国优势的巨大压力，乃起而进行反抗；因为同在一个知识世界中，他们对英国的支配机制有深入了解，因而最早对英国的垄断进行有效的反抗，寻求自主发展。这其中，美国和德国最有代表性，两国通过系统实施英国曾经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国家自主发展，实现工业化。但与英国一样，这些国家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资本扩张逻辑同样推动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时转向帝国主义，建立和维护垄断。这样，工业化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西方维护垄断与广大非西方世界谋求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趋于全面化、尖锐化，民族解放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议题。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是以“自由”名义谋求独立的，但这个自由与个人自由无关，而是针对宗主国英国的垄断而言的。作为来自英国的拓殖者，北美殖民者以追求个人财富为主要目的，英国却设立了全面的贸易、产业垄断，禁止殖民地发展制造业，授权东印度公司等企业垄断殖民地贸易、航运等行业，北美殖民地沦为“外围资本主义”。[1]波士顿倾茶事件清楚表明，北美殖民地追求独立之基本目的——实现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而这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此即十三州独立后邦联制发展为联邦制的政治逻辑。汉密尔顿则通过《联邦党人文集》和《制造业事务报告》，全面阐述了在英国支配的世界体系内展开的美利坚立国之政治经济逻辑。

《联邦党人文集》有三位作者，汉密尔顿写作了近乎一半文章，其基本逻辑也是明显而坚定的：为了实现美国的自主发展，必然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他所写第一篇文章就打破了商业共和国热爱和平的神话，指出大西洋世界体系中自始就存在的基本事实：“自从商业成为各国的普遍制度以来，起因于贸易动机的战争，不是和以前由于对领土或统治权的贪婪而引起

[1]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的内涵，参见[阿根廷]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的战争同样频繁吗？商业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给予这两种欲望以新的刺激吗？”[1]因此，美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求自保，进而寻求自主发展：“如果我们继续联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抵制一种在各方面对我们的繁荣非常不利的政策。我们可以利用全国各州同时实行的限制性条例，迫使各国为取得我国市场的特权而互相竞争”；“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全国政府下面，国家的自然力量和资源都导向共同的利益，能够挫败欧洲各国因妒忌而联合起来阻止我们发展的图谋。”[2]

担任财政部长后，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制造业事务报告》（1791 年），该报告首先雄辩地指出，美国不能局限于发展农业，而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制造业——此即美国的工业化意志。但作为后发者，美国发展制造业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障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某一产业到一个先前并不存在该产业之国家而言，已先行占据并完善某一产业的国家所享有之先发优势，构成更加令人畏惧的障碍。一国的新建产业与另一国早已成熟的产业要在同等条件下展开质量和价格竞争，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质量差距或价格差距或同时存在的两种差距，必然是非常悬殊的，故若无政府非同寻常之援助和保护，绝无成功竞争之可能。”[3]据此汉密尔顿强烈呼吁，联邦政府必须

[1] 《联邦党人文集》，第 26 页。
[2] 《联邦党人文集》，第 52、54 页。
[3]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 in Alexander Hamilton: Writings, Joanne B. Freeman, ed.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1, p.671.

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保护本国制造业，限制外国制成品输入。汉密尔顿详尽列举了政府可以采取的 11 种保护或奖励措施之利弊，具体讨论了对十几种产品所应实施之保护或奖励措施。要有效实施这些发展中心主义政策，就必须建立一个权力集中而强大的联邦政府——这就衔接上了《联邦党人文集》的相关论述。

《制造业事务报告》报告是美式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汉密尔顿式重商主义理论和体制确定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逻辑——特朗普、拜登当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过是重回汉密尔顿传统而已。结合《联邦当人文集》的相关论述可见，汉密尔顿完整地展示了后发民族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路线：通过建立一个强大政府，自觉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自主发展。美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最大意义在于，第一个自觉摆脱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结构性约束，自觉展开发展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只不过 20 世纪美国人建立的自由主义历史叙事遮蔽了这一事实，另行编造了所谓自由、宪政或民主的神话。

当然，美国本身是复杂的。费城制宪会议代表在若干根本问题上立场相左，会议一度近乎中断，表明新兴的美国精英群体是高度分裂的。引发分裂的最大因素是发展道路之争：北方工商业者谋求通过贸易保护，自主发展美国的制造业，为此主张建立一个强政府，汉密尔顿是这一精英群体的代言人。南方奴隶制种植园则与英国高度发达的棉纺织业形成了紧密的分

工关系，实际上是依附关系，因而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小政府”，杰弗逊是这一精英群体的代言人。两派展开激烈斗争，持续大半个世纪，最终爆发内战，其深层起因就是自主发展与依附体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自主性精英与依附性精英之间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美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又一层重要意义，第一次展示了支配性世界体系在边缘地带造成精英分裂、利益冲突并引发战争的残酷事实。

南方战败，依附性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林肯所创建的共和党系统地实施汉密尔顿式重商主义政策。[1] 又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到 19 世纪末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德意志地区同样属于后发者，李斯特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深受汉密尔顿思想影响。返回欧洲之后，李斯特系统建立了后发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起点是对英国式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批判。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系统实施重商主义，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相应地，英国学界开始生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奉为主流，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国。它预设世界是“平的”，故李斯特称之为“世界主义学派”。李斯特观察到，在德意志帝国，“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

[1] 参见[美]理查德•本塞尔：《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 年》，吴亮等译，长春出版社 2008 年。

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1]李斯特道出了世界体系支配的意识形态维度，体系霸主凭借其物质力量优势获得思想学术霸权，把后发民族从精神上置于依附地位，以此实现利益最大化。[2]李斯特明确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自由贸易，有利于英国打开各国市场，却有害于后发者的自主发展。李斯特的应对策略是，抛开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返回历史，考察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实现富强的历史，考察“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什么”，将其总结为 11 条。[3]概括言之，英国是依靠重商主义实现工业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才流行起来的，“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李斯特打比方说：“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段，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哪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4]因此，李斯特呼吁德国人不要听英国人说什么，而去做英国人做过的事情，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推

[1]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6 页。
[2] 姚中秋：《西式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江海学刊》2023 年第 2 期。
[3]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341-343 页。
[4]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343 页。

动工业化。这当然需要一个强国家：“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1]

李斯特的理论既是对德意志地区寻求自主发展的实践的反映，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一实践的自觉。19 世纪中期，普鲁士王权建立了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强政府，有力地推动工业化——韦伯据此经验，把理性化官僚制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到 19 世纪末，德国完成工业化，制造业总量超过英国。

以美国、德国为首的欧美各国陆续实现工业化，这是先进的工业化生产力的一次大规模扩张，当然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要进步。然而，这些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的，故于工业化初见成效之时就转向帝国主义。也就是说，19 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国家的队伍经历了一次急剧扩大，帝国主义进行世界性支配的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强。正是依据这一事实，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分析这个时代的根本矛盾与出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论著中列宁分析指出，1870 年以来，欧美各国资本在生产、金融等领域日益形成垄断，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积极对外输出资本，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驱动工业化资产阶级国家广泛地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导致整个世界被帝国主义瓜分。实际上，英国早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毕竟规模有限；当美国和西欧诸国加入

[1]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8 页。

帝国主义行列，帝国主义才有力量统治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也就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基本格局是：“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在制定纲领、政策时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2]列宁具体分析帝国主义构建的等级性、支配性体系的结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一文按照对待民族自觉的态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属于世界压迫者。第二，欧洲东部的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细致讨论了依附性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性质。综合两处讨论可见，帝国主义把世界各民族、国家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居于中心地带统治、支配全世界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第二个等级，依附性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却依附于中心国家，俄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第三个等级，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是依附性的，政治上部分丧失主权，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是典型；第四个等级，

[1]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78-579 页
[2]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65 页。
[3]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68-569 页。

非洲、东南亚广阔的殖民地。第一个等级的国家通过各种机制控制、压迫、剥削后三类民族、国家。

列宁把垄断确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必然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1]这种垄断既存在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卢森堡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资本积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各个方面都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形态。”[2]这包括依赖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初级产品、市场等。为此，先发西方国家竭力垄断先进生产力的扩散，阻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西方资本确实会把一些新技术、产业输入非西方世界，但仅服务于其支配与剥削，列宁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 10 亿人

[1]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60 页。
[2]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董文琪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第 364 页。

（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1]资本主义制度把先进生产力异化成为支配和剥削的工具。

这样，从宏观层面上看，帝国主义时代的根本矛盾就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私人占有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格化为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的矛盾。马克思特别强调工业化生产方式形成于世界市场中，这两个阶级也都是世界性的，因此《共产党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历史的事实却是，资本的跨国性并没有取消现代国家，相反，资本的扩张与超经济剥削自始至终依赖民族国家的暴力；资产阶级国家也自觉为本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和剥削开路护航，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通过所谓“涓滴效应”，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分享到这种垄断的好处，从而在政治上归化于资产阶级。恩格斯最早在英国发现了这一现象，列宁在西欧国家发现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视之为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重要表现。[2]它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19 世纪末，西欧工人阶级普遍丧失革命性，相应地，社会民主党普遍修正主义化，认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剥削从根本上

[1]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78 页。
[2] 参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

缓解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因而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反抗更不要说无产阶级革命。

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列宁主义最为伟大的思想贡献就在于，以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确认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事实，进而深入分析并发现了新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瓜分了全世界，保障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与跨国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从阶级之间转化为民族之间。极少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生产力优势，支配、压迫、剥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广大后发民族。凭借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西方社会整体上享受高水平的、现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反，广大后发民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处在依附性地位，遭到压迫和剥削，丧失政治和文明尊严，也被锁定在贫穷落后状态。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根本矛盾。20 世纪中期以来的拉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等等，已对这一根本矛盾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实证性研究。

相比于全局性的民族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退居为次要矛盾。马克思晚年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思考也已提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族矛盾，推动民族解放，阶

级矛盾要在解决民族矛盾的整体框架中予以解决。[1]能否摆正这两者的位置，是判断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各家各派之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西欧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修正主义化，就是因为他们基本忽视了殖民地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沦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观念游戏，同样因为其无视这两个问题；[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过的很多错误，也多因忽视民族矛盾的压倒性地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作用。

世界层面的民族矛盾内化于后发民族内部，形成一种新的阶级矛盾，比原有阶级矛盾的位阶更高。这一矛盾在美国就已出现，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更为普遍而激化。西方国家全面瓜分世界，并运用更多机制更为深入、全面地支配非中心地带的民族、国家：从经济角度看，新兴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等部门严重地依附于中心地带，造就依附性社会精英。面对中心地带明显的资源优势，传统型社会精英也转向依附，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统治的基层代理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科学长驱直入，替代传统宗教、教育与学术，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依附性社会精英。形形色色的依附性精英与广大内陆底层民众在利益、价值、生活方式等各维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甚至严重对立，这就

[1] 参见《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1870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1870 年 4 月 9 日）》，以及《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 年 2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2] 参见[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2 年。

构成后发国家内部的全新社会矛盾，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来表述，即买办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体系化力量把非中心地带锁入欠发展困局之中。在依附性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支配力量持续深化，买办群体支配新兴现代部门，拥有广泛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几乎所有维度上严重地去结构化、碎片化，沦为“外围资本主义”。即便有一些政治力量勉强推进变革，但深陷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治铁笼，只能照抄西方蓝图，反而推动外围资本主义的建制化，民族、国家不仅丧失发展能力，甚至丧失发展意志。晚清民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9 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普遍实现工业化，加入帝国主义行列，全面瓜分世界并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支配，构建了一个阻碍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的铁笼，非西方民族、国家再也不可能通过西方走过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三、另辟蹊径：列宁创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帝国主义杀死了资本主义，后发民族再也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了，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了绝对的历史必然性，帝国主义则为此创造了条件。列宁主

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并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为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所构想的实现路径则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所观察到的比较激烈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此时资本极为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确有反抗资本的意志。这些国家完成工业化并转向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剥削，却缓解了阶级矛盾，社会民主党随之修正主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甚至沙文主义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面对这些新现象，列宁转而研究辩证法，重新发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1]，建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2]，从而找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路。[3]列宁确认帝国主义时代存在三大基本矛盾：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论述过的阶级矛盾，但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使这一矛盾无法成为革命动因了。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民族解放事业。第三个则是帝

[1]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775 页。

[2] 姚中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3] 姚中秋：《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开放时代》2023 年第 4 期。

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发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在 19 世纪最后的 25 年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2]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获取垄断利益；遭受英国重压的欧美各国采取赶超策略，到 19 世纪末先后完成工业化，转向帝国主义，开始与英国争夺欧洲和世界的支配权、垄断权。两者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战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契机。俄国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下，处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在大战中很快失败，引发国内全面危机，沙皇政权被推翻。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 1917 年俄国军事、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机，及时制定灵活的策略，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国际理论家却认为，俄国尚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

[1]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54 页。
[2]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26 页。

义的高度。”列宁在生命最后岁月写作《论我们革命》笔记，对此予以回应，明确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论断。在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列宁一直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表明他相信俄国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但现在列宁却认识到，革命不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战争创造为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

斯大林高度评价列宁这一论断的政治方法论意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思考和组织革命，不能仅局限于考察一国的条件而须从世界体系层面考察。[2]这样，革命不一定在资本发达的地方开始，“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3]事实正是如此：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均发生在工业化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或者是俄国这样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或者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殖民地。

但这样一来，革命就不能仅仅依靠无产阶级，而必须首先并且主要依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

[1]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776 页。
[2]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204-205 页。
[3]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205-206 页。

高度组织化的先锋队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时，西欧社会民主党就已经开始修正主义化，其斗争战略、策略及相应的组织形态在俄国党内影响很大，列宁则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政治状况不同于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于是，列宁创建了先锋队政党——布尔什维克。它有两个根本属性：先进性，组织化。先进性首先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并以之教育工人阶级与广大群众，培养其政治革命意识；在组织方面，以职业革命家为领导中心，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这样的先锋队不是工人阶级的“尾巴”而是领导者，是进行革命的“组织武器”。

俄国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立刻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使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崩塌了一角；俄国本是经济上的依附性国家，列宁领带布尔什维克运用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由此出现了两

[1]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315 页。

条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从属于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西方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发展的，完成工业化之后，通过帝国主义手段扩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广大后发国家被纳入其中，进被迫行不平等的分工和交换，从而陷入欠发展陷阱。要实现发展，就必须终结外围资本主义、建立发展自主性，为此，必须脱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铁笼。出乎资本主义，必入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历史意义就在这里，他们已经论述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然而，马克思设想的是，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乎自然地推动社会主义的视线；现实的历史进程却是，前工业化的后发民族为了摆脱外围资本主义宿命、实现自主发展，而自觉地选择社会主义。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工业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推进国家工业化的一种机制。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创造出“发展型社会主义”——与之相对的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分配型社会主义”。发展型社会主义的要义是，先锋队政党领导，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构建完整的发展自主权，高度自觉地追求工业化，且以重工业化为中心，主要通过内部的资源动员实现原始积累。[1]西方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

[1] 姚中秋：《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方向》，《文化纵横》2023 年第 2 期。

发展型社会主义则是列宁开辟出的实现生产力革命的一条全新道路。

为持续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全力围剿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苏俄。俄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面“脱钩”，跨国分工、贸易网络瓦解，遭遇极大困境。为摆脱困境，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对内，允许私人经济发展，对外，吸引外商投资，但很少有西方企业进入俄国。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孤岛。面对这一处境，斯大林做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决断，摸索形成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用较短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一模式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其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它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有效性，现实地打破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

列宁还基于其对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创建共产国际。1918 年底、1919 年初筹建共产国际，主要还是为了推动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很快退潮，列宁及时调整战略，写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交给 1920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其中明确提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

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1]列宁推动共产国际转向东方，积极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先锋队政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共产国际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革命的世界体系，它由两条战线组成：一条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构成西方战线；另一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东方战线；两者殊途同归，都通往社会主义。

这样，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建共产国际，推动整个世界进入两种斗争相互交织的格局：一个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另一个是革命的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斗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次根本转折。此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持续扩张、深化，极少数西方民族全面支配、剥削世界大多数民族。西欧社会民主党最初反抗资本主义，后来却公然支持帝国主义。共产国际第一次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整合起来，但事实上，西方战线并未爆发革命，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东方战线。共产国际最大历史贡献是指导、支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因引导其认识到反帝斗争的根本重要性。

[1]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217 页。

凭借工业化生产体系所支持的军事力量，苏联有效抵御纳粹德国的进攻，进而向西反攻，横扫东欧，支持各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超出了苏联一国；美国则全面领导西欧各国，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对立，并扩展到欧洲以外，覆盖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形成“冷战”。冷战不是简单的美苏争霸，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主要展开于两个维度上，首先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西欧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竞争，竞争焦点是，哪条道路的发展绩效更好。军备竞赛只是表象，更为基础的是科技、产业方面的竞赛。双方将此视之为政治上生死攸关之事，因此，占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构建了全面的封锁体制，包括市场封锁、技术封锁和产业封锁，最为著名者是建立“巴统”。[1]这就形成两个世界性市场的分裂，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不能不采取超常规发展策略，建立相对独立的科研、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

这一斗争向更广阔的世界延伸，形成两条发展道路斗争的第二个维度，即争夺新兴国家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削弱了西方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列宁主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提供了思想与组织武器，苏东

[1] 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 2005 年。

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后来的中国对这些斗争给予广泛支持。因此，最有力量的反殖反帝政党（或军人）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这些政党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陆续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建国。长期遭受世界资本主义剥削的苦难历史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推动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又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其国家价值、制度也各有本民族特色，这就形成了一个遍布亚非拉的“民族社会主义”阵营。[1]经由政治变轨，这些新独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外围化陷阱，相对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运用政治的能动机制推动发展，苏联与中国也给予慷慨的技术、经济援助。于是在 20 世纪中期，非西方世界出现了一波范围颇广的发展浪潮。世界范围内垄断与发展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为维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阻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获取政权；对于此类政党已掌权的国家，则通过军事干涉、策动内部政变等方式进行颠覆、破坏，比如在伊朗推翻摩萨台政权等；对无力推翻的社会主义政权则采取全面封锁措施。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也积极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建立自由主义发展理论，诱导社会主义国家

[1] 参见《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美]海伦•德斯福瑟丝、雅克•莱维斯克合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转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美国学界在政府和资本支持下，建立美式发展理论体系，包括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以新兴国家为研究对象，却把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状态视为历史的终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其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公开表达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也自觉运用这些理论，推动新兴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

可见，20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比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享有先发优势，控制着先进生产力，也控制着成熟的、覆盖全球的分工、贸易网络。社会主义国家与新兴国家则先天性地面临结构性约束，又长期承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这样，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陆续碰到发展的天花板，进入六、七十年代则陷入停滞和危机。实际上，西方当时也陷入危机，只不过凭借先发优势得以率先复苏，乃转而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新兴国家发动意识形态和经济攻势，推动形成所谓“民主化第三波”，众多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美国

[1] 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

领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统天下，分裂的两个市场再度统一，世界进入美式全球化时代。

美国学者宣称，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美式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式全球化时代颇为相似，资本主义几乎一统天下，区别仅在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新霸主。美国领导西方国家炮制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定华盛顿共识，运用金融手段，通过其所控制的国际组织，驱动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化、民主化转型——实质上使之转向外围资本主义，结果，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外围化、去结构化、去发展。最为直观的表现是，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众多国家、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若干国家、拉美甚至东南亚等地区，普遍经历了一轮严重的去工业化。非洲众多国家则出现了全面的秩序解体，沦为“失败国家”——由此导致的地区秩序动荡，迫使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不能不回头从事“国家构建”。[1]也就是说，刚刚过去的美式全球化时代，对美国是一个繁荣时代，它通过空前庞大的世界统治权，从全世界聚敛巨额财富；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却是一个欠发展甚至去发展的时代。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化。

但这个时代有一个显著的例外：中国。中国共产党虽然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却顶住外围化压力，

[1]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坚持自主发展，坚定推进工业化，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我们看到了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希望。

四、中国式现代化：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解决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凭借先进理论，正确认识了中国的世界处境与基本矛盾，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向、道路与方案；高水平的组织化又使之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领导、组织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直接地、现实地撼动了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为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

现代中国历史始于中国接连败于欧美各国，被逐步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位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这就决定了士人—士大夫对于体系的性质、结构、运转逻辑及其发展变化，难以形成准确认识，也就无从正确把握现代中国问题的真正症结。不要说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对于世界根本矛盾、中国的世界处境与中国根本症结的认识，也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调整：党的一大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是以阶级矛盾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

“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2]据此，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但这年冬天，中共派遣代表团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组织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得以全面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共产国际二大精神，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说：“最主要之点是，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3]接下来，张国焘比较详尽地讨论了近世中国关于自身世界处境、根本矛盾、解决方案等方面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

>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
>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1 页。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第 4 页。
[3] 《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 1980 年，第 207 页。

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1]

因为身在边缘地带，中国人不清楚欧美社会的结构与运作逻辑，没有资本主义概念，更没有帝国主义概念，无从清晰界定压迫、剥削的主体与机制。知识的贫乏导致守旧者只能沿用夷夏之别来空洞地讨论中西文明之别，激进者则一心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难辩良莠。举例而言，甲午战败，康有为等人以为，中国之败，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力主以西为师，实际上是以日、俄为师，全面变法。留学英国的严复为此系统翻译介绍英国自由主义社会科学著述。由此以往，中国相对自觉地走上了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变革的时代，晚清各种变法措施，乃至于民国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建构，基本都在此轨道上。李斯特却早已阐明，对后发民族来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先发者“踢掉梯子”的战略欺骗工具。引入自由主义思想，据此进行变革，反而加深中国的外围化。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写作《新民说》，甚至接受了西方学者编造的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新文化运动中，求变心切的知识分子则把中西文化之别视为古今之别，把现代中国的失败归咎于传统文化，掀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想、观念运动，导致相当一部分精英丧失文明自信，在精神上依附于刚刚兴起的美国——胡适就是代表。对世界体系及其

[1] 《我的回忆》第一册，第 207-208 页。

支配机制的无知，导致晚清士人与新兴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屡次误入歧途，虽有救亡图存之心，推进变革，结果却是南辕北辙。

巴黎和会让一部分知识分子清醒过来，有些转回中国文化传统，另有一些转向苏俄和马克思主义，最终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组建中国共产党。但只是在全面接受共产国际二大精神之后，党才准确认识到中国的世界处境与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这就是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历史作用所在：

> 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1]

中共二大在中共发展史的意义不亚于一大，党实现了一次思想、政治上的再生。二大决议第一节《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全面论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与压迫、剥削的机制，最后得出结论：“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1] 《我的回忆》第一册，第 208 页。

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1]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反复强调，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首先确认，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因此，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2]这本书的历史叙事深刻影响了 1982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第一段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二段是：“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人民的首要历史任务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领导、组织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发展、突破和转折。同为马克思主义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第 127-128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32 页。

政党，由于形成于世界体系不同位置，面临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不能不采取各不相同的政治纲领，总体而言，从西方到东方，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到边缘地带，革命目标从反资本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历史任务从解决阶级矛盾转向解决民族矛盾。在西欧，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专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甚至把农民排斥在外。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时期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建立政权之后不能不建立工农联盟。两者虽有区别，总体上都致力于解决阶级矛盾。中国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矛盾。谁能解决这一根本矛盾，谁就能得“天命”。我们经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含义就是，在现代中国各种思想、政治力量中，惟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列宁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危机之总根源，作为先锋队政党，又具有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强大组织化能力，从而带领中国走出了总体性文明危机。

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见，正是在以为民族解放为中心任务的两个时期，党得到了极大发展：第一次是国民革命时期；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做政治报告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也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第 549 页。

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1]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超越了特定阶级代表者的身份，成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领导者。

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领导中国摆脱了外围化资本主义命运；通过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发现了中国问题的真正症结，领导中国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然而，民族解放的革命主体终究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通过有机地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明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成为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最有效主体：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出中国人民存亡续绝的文明责任意识，经由列宁主义，转化为反帝的坚定政治意志；儒家士人—士大夫的思想政治传统与郡县制国家的制度传统，让中国共产党具有了超过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化与政治行动能力。

经由第二个结合，通过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开始了直接地、现实地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第 533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516 页。

解决世界根本矛盾的历史进程。这种现实性、直接性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思想和政治力量所无法比拟的。

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资本主义驱动其立刻运用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构建世界性支配权，垄断先进生产力，从而转化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德国、美国先是反抗英国的体系化压迫，推动自主发展，实现工业化之后也立刻转为帝国主义，同样转化为反动力量，固化、极化了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要推翻帝国主义，就得推翻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构想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如何替代？帝国主义的成熟，消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但民族矛盾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根本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也就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革命主体；列宁主义为之提供了思想与组织的武器，推动其从自在状态发展到自为状态，并为其指明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使其完全超越了前现代的各种反抗，而具有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能力。组织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承担了两个世界历史使命：既推翻帝国主义，也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构成推动现代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超大规模与强烈的文明复兴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这方面最为典型。

因此，就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作用而言，中国革命的现实性和直接性甚至超过俄国革命。列宁在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于俄国的原因时曾阐明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中间性质：“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列宁由此解决了俄国何以率先爆发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但这也说明俄国革命对于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非直接性：俄国在经济上是依附性国家，在政治上却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俄国革命没有民族解放的维度，尽管它冲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链条。中共自二大以来就确定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把苏联视为领导者，但从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才是世界革命的典范，因为它以反帝为首，对于解决世界根本矛盾具有显著的直接性与现实性。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之时，形成坚定的工业化意志，积极运用党的领导权进行广泛的组织动员，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最终，超大规模的中国实现工业化，再度现实地、直接地在中国解决着世界的根本矛盾。这种现实性和直接性同样是超过苏联的。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苏联受到帝国主义包围的处境，列宁、斯大林做出了坚决推动工业化的政

1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776 页。

治决断。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苏联体制缺乏足够灵活性，未能在生产力上压倒资本主义，未能实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平衡发展，最终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力量的挤压下崩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和驾驭私人资本与世界市场，充分利用世界性发展资源，最终建成了一个足以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这为解决世界根本矛盾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尽管如此，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提出帝国主义理论，领导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终究迈出了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进而推进自主发展，取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迈出了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矛盾的第二步，人类终于看到了解决这一根本矛盾的希望。

超大规模的中国的工业化，让发展的不平衡不再是绝对的而成为相对的。西欧各国构建大西洋世界体系，靠的是其生产力优势和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英国把这个世界体系扩展到全世界，西方长期统治广大非西方世界，同样靠的是其工业化生产体系优势和以此为基础的军事优势。那么今天，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其规模将很快超过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也就彻底打破西方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从而打破已维系两百多年的世界权力格局。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中国

焦虑”的根本原因，他们焦虑的是中国让自己丧失长期享有的垄断权，从而丧失超经济的垄断红利，这是维持其所谓经济社会文化文明、先进的物质基础。

但事实上，中国并无争霸之意。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拒绝重复西方各国的历史。英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把生产力优势转化为帝国主义的支配手段，是因为资本主义内在地要求建立和维护垄断；西方一神教文明传统也有排他性倾向。中国具有天下一家的文明传统，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结合两者，形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哲学，即便已经拥有生产力优势，也拒绝垄断先进生产力，拒绝以此为基础构建霸权，而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正在打破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丑陋惯性，从而终结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今天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世界根本矛盾，即垄断与发展之矛盾与斗争的最后阶段。只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基本上解决垄断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并不会消灭矛盾，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必然有新的矛盾。

五、结语

认识现代世界，就要分析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本文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相应的革命实践，辨析

出现代世界的三对矛盾：第一对是阶级矛盾。在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晰化、尖锐化。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这一现象，把阶级斗争确立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第二对是民族矛盾。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全面瓜分世界，与广大的殖民地民族、半殖民地国家形成尖锐矛盾，列宁阐明了这一点。第三对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同样是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引发了世界大战。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一对矛盾构成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明晰、尖锐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于西欧工业化进程当中，但在相关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转向帝国主义之后，阶级矛盾得到缓解，西欧也就没有发生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欧美以外广大前工业化地区，始终没有形成西欧那种明晰的阶级分化。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不具有普遍性，阶级斗争也就不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度非常尖锐，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极大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但只是其“非预期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帝国主义国家组织成为联盟，其间矛盾得到极大缓解。

这样看来，民族矛盾才是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根本矛盾。首先，这一矛盾是全局性的，覆盖所有民族、国家，如列宁所说，世界上的民族要么是压迫者、

剥削者，要么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这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位”，全面制约其内部一切领域的结构与运转逻辑。其次，这一矛盾是深入地，贯穿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所有群体和个体，比如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享受殖民掠夺的好处，丧失反资本主义的意志。最后，以上两点使得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态势，决定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进程。

民族矛盾的本质是什么？不是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不是文明与愚昧的矛盾，也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民族矛盾的本质是先发国家垄断先进生产力与后发民族谋求自主发展之间的矛盾。工业化生产力是现代性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竞争的力量源泉。先发者总想踢掉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保持对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垄断，后发者为了实现发展而与之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现代世界历史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的形态有所变化，也就足以让我们把现代世界历史划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先发者，竭力维护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初步形成现代世界的根本矛盾。

第二阶段，欧美各国陆续完成工业化，加入帝国主义队伍，全面瓜分世界，民族矛盾成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矛盾。

第三阶段，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初步形成；创建共产国际，形成两个世界体系斗争的格局，广大被压迫民族成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能动主体。

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非西方民族独立建国，通过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谋求发展，两条发展道路的矛盾、斗争扩展到全世界。

第五阶段，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急剧扩展，归化了众多国家；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众多发展中国家也竭力保持自主性，这就是美式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

第六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取得成功，“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现代世界历史进入全新阶段，根本矛盾正在得到有效解决。

可见，先发者垄断先进生产力与后发者谋求发展之间的矛盾贯穿过去两百年历史，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形态；一部现代世界历史也就是不同民族前赴后继地解决这一矛盾的进程，其间有高下优劣之分；总体上，这一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世界历史也就有所进步，尽管其中充满曲折反复。因此，是否有利于、推动了这一根本矛盾的解决，足以构成我们判断现代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世界各种思想、政治、文明之是非得失的标准，据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优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优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主义优于第二国际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

依据这一标准，我们也可以更为准确地认识不同国家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却制造了现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德国、美国等欧美后发国家局部解决了这一矛盾，却又使之全局化、激化；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走上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大道，却中道而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反帝斗争实现民族解放，通过自主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直接地、现实地解决着现代世界的根本矛盾；美国今日之所作所为，目的则在于阻碍解决这一矛盾的历史进程；但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大国，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之争也就是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得到总解决之最后环节。